

內心話語

貼近孩子的心——來自家長的故事

訪問：碧月、子山、偉俊、蕪冰

整理：耀忠

杰仔媽

吳太

明仔媽

李太



『最重要的是要學會改變』

—訪李太

記者：請問您有幾名子女呢？

李太：我一家五口，有三名子女：兒子已十六歲，就讀高二；女兒十五歲，因患有焦慮症，停學已數年；還有一名3歲女兒，就讀幼稚園。

記者：您在與家人、孩子溝通、相處方面遇到過甚麼困難嗎？

李太：曾失敗過很多次，經歷了很多事，於是看很多書，以及請教有經驗的人，瞭解多些。

次女就讀幼稚園時已有焦慮迹象，她對任何事情都表示很害怕，不敢上學，當時我們還沒有經驗，以為她只是發脾氣，再加上當時她年紀仍小，我們要求她上學，最後她都願意。直至她11歲左右，又再次出現害怕上學的情況，而且情況十分嚴重，例如，她擔憂功課做得不好，經常要求我幫她檢查功課；寫字時表現得十分緊張，重複寫了數十次都認為自己的字寫得不美觀，不整齊，擦了又寫，寫了又擦，要求自己要寫至最好為止，因此常常做功課做到很晚仍不願上床睡覺。

記者：見到這個情況，當時您是如何處理的？

李太：當時不懂得原來這種強迫行為是精神病的表現，所以只是一味叫她不要緊張，但一點用都沒有。接著她常感到頭暈，後來更發展至完全不能進食。於是我們帶她去看醫生，但看過不少醫生都查不出病因，最後到公立醫院的兒童精神科進行檢查，仍未清楚病因，只開了一些藥給她服用。後來感覺藥吃了有副作用，結果藥也停了。



記者：那她不能上學留在家裡，您們能很好相處嗎？

李太：她小時候很喜歡親近我，任何事情都跟我講，經常向我講述她的心事，但後來關係轉差，原因是她經常不上學，我希望透過給予她壓力而令她繼續上學，甚至曾經硬把她背到學校，結果令她十分憤怒。她覺得我不瞭解她，因為我硬把她拉到學校去，令她在同學及老師面前出醜，使她在心靈上蒙上陰影。自此以後她對我十分憎恨，關係也越來越惡劣。

記者：女兒患上焦慮症，這對您及家人有何影響？

李太：初時對我的影響很大，我經常不能進食，常感暈眩，後來丈夫勸我放鬆一下，我亦明白若把自己的身體搞垮，女兒就無人照顧，學會放鬆後我的情況有所好轉。但有一次，她放學後很久仍未見回家。我的情緒變得很差，經常失眠，“撼”自己的手臂，自己打自己，半夜起身哭等，當時我感覺十分辛苦，我的女兒亦知道，她看到我表現得這麼辛苦也感到害怕。

記者：您受到這麼大的壓力，您是怎樣走過來的呢？

李太：我嘗試找社工開解，把事情告訴他們，社工建議我帶女兒去看醫生，我說曾帶她去看醫生，但每次去看醫生她就哭起來，不願去，多次勸告也不去，我只好繼續鼓勵她，嘗試勸服她去看醫生。

一次在街上遇到她三年級的班主任，老師提議她買些書或學習資料在家溫習，日後復課時容易跟上進度，於是我就帶她到黑沙環附近的書局去買書。途中經過一所學校，她對我說，這所學校環境很美，希望我去問問能否入讀。後來我去問了，但學校當時並不招生。她又問我：“是否我選了一間離家很遠的學校，您都會帶我上學？”我對她說會。

記者：看來，孩子還是想上學的？

李太：是的，但她自尊心較強，自從上次我強行背她上學，令她覺得在同學及老師面前丟臉而不再上學之後，她就連該學校的門口也不再經過，所以想找遠一點的學校上學。後來我問了很多學校，她要麼害怕被問及之前不上學的原因，要麼不想提供原校的成績表，也不願去參加學校的甄別試，所以一直沒有成功。後來下環區一間學校無須她遞交成績表，她才願意入讀。

第一日上學的時候，她有點害怕，我把一張我們合照的相片放在她的筆袋內，她對我說曾在放學時很想哭，後來拿出那張照片看，幸好忍住了。捱過了這一關之後，她害怕上學的情況有所好轉，她漸漸能面對自己的問題。經過一段時間的適應，她慢慢能與同學相處融洽，成績亦能追上，亦表現得很開心。當時我仍未知道她患有精神病。





好不容易讀完小四，小五上課地點改變了，聽同學訛稱新上課地點以前是監獄，又有地牢，曾發生一些可怕的事等等，她本來就膽小，聽了同學的傳言，更感到害怕。一次她發燒，晚上與她看了醫生，我心內一直擔心次日她不上學。第二天上學期間她打電話給我說感覺辛苦，要我去接她。她爸爸接她回家後，她還是要求我回家照顧她。後來她表示明天上學又覺害怕，又有測驗，功課仍未完成，之後再去看醫生，回來後還是很怕上學及測驗，結果就又沒有上學了。

記者：看來她的情況隨著壓力的增加，而變得越來越嚴重。

李太：是的。她怕見老師及同學，後來校長、老師、同學等到來探視她，她把自己反鎖在房內根本不見人。以前亦有過這樣的情況，最初入讀的小學的校長亦曾到我家，擔保不會有同學取笑她，容許她就自己的能力完成一部分家課，但她仍不答應，把自己反鎖在房內。我到學校與駐校社工傾談，社工及校方都說她很任性，叫我帶她看醫生。

記者：其實她對上學的焦慮、社交方面的焦慮，以及強迫行為，都是焦慮症的徵狀。

李太：但一直無人告訴我。她12歲左右的整個五年級一直沒上學。她不上學我又給她壓力，她認為我不愛她，經常發脾氣，在恐慌的狀況下生活。山頂醫院的精神科醫生介紹她到教青局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尋求協助，她勉強去了，但見面時亦不願說話，一直在哭，只見了一次。

記者：那之後的情況如何？

李太：她害怕上學，害怕與人接觸，認為哥哥願意上學，媽媽只疼愛他而不再疼愛自己，所以連哥哥也不喜歡，把家裏的東西亂丟。

後來爸爸看情況越來越惡劣，於是主動打電話向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求助，克服多重困難，才令女兒願意持續到中心與輔導員傾談。當時女兒的態度不太好，不願出聲回應問題，只一直在哭，而我們亦一直不清楚她為何有這個表現。

後來我們聽從輔導員的建議帶她去看精神科醫生，開始服用藥物。經輔導



員的指引，我學習了一些處理的方法，情況漸有好轉。但有時情況並不太理想，因為要承受照顧家庭、管教子女及經濟上的壓力，當女兒發脾氣時，我自己也壓抑不住，大聲責罵她，她則學我一樣用同一種語氣與我對罵。我心裡明白，知道需要改進，但家庭已受了很大影響。

記者：一年之後，我們見到您與女兒的相處有了很大的轉變，您認為在哪些方面有改進呢？

李太：我明白女兒的病會經常發作，所以希望她繼續接受治療，並耐心向她解釋：為了以後的生活，妳必須繼續接受治療。我慢慢體會到她的情況，並逐步能諒解她，同時亦得到心理醫生及輔導員的協助，她的情況有了改善。

記者：四年來您從不放棄，一直為女兒尋求治療的方法，積極找尋各種方法及途徑去為女兒解決問題，請問這幾年來您有何心得？

李太：因為女兒的問題，我感受到子女的健康成長需要一個和諧家庭的支持。自古以來“男主外女主內”，但由母親擔當家庭內部所有事務，其實對於和諧家庭的建立是不健康的，有關工作父親亦應共同承擔。好像這次女兒父親雖然忙，但都有幾次一起到中心與輔導員的面談，父親的態度明顯改變了很多，也使家庭和諧了很多，對於女兒的情況很有幫助。因為丈夫較以前更關注家庭，亦開始知道子女的需要，

態度也慢慢改變，而我與子女的心情亦有很大改變，因為得到了丈夫的分擔。

記者：母親的作用是不是一樣重要呢？

李太：是的，我以前很依賴丈夫，以為以丈夫的威嚴就可以把子女不良行為壓住，後來才領悟到自己的角色都十分重要。在女兒小時候，我以為可以倚賴父親的威嚴，但後來明白，做母親的也要有她應有的尊嚴，母親也一定要教導子女，教導他們負責任、分清是非，不能縱容他們犯錯。子女做錯要有處罰，但要視乎子女承受的能力，要瞭解子女的年齡特點去教他們。

記者：在以前的經歷中，您掌握了不少有效的方法，明白了女兒的真正需要，現時見您較以前寬容。

李太：是的，現在瞭解了女兒的個性，對她的要求也不像以前那樣多使用命令的口吻，而改用她較易接受的說話，所以現在我們之間少了爭吵。她接受輔導時，向輔導員提及我的不是，我知道後亦接受，並留意我日常的行為，例如她埋怨我偏愛最小的妹妹，我亦思考是否有這樣的行為。

記者：為了與子女溝通，我看到您不斷在學習，而且學得很快。

李太：我認為今時今日，父母不只是給予子女衣食住行的所需就可以了，平等對待子女真是十分important，提供物質給子女有時是次要的，



子女很需要父母的關愛，聆聽他們的心底話，多些跟他們遊戲及陪伴他們。例如我現在最小的女兒雖然只得三歲，但她在睡覺時對我說想告訴我她在學校發生的事。患焦慮症的次女，她有時也會要求我聽她訴心事，以往因我做家務未有耐心聆聽，或因為疲倦而不想聽她講，現在我會暫時放下手上的工作耐心聆聽她的說話。

記得以前她經常投訴我不聽她說話，在接受輔導時亦曾多次向輔導員反映。當時我是心想她經常不上學，心裏十分憤怒，所以她對我講的任何說話我都聽不進去，沒心情去聽，更對她不理不睬。後來才發覺這是不對的，之後就嘗試與她溝通，關心她日常生活的事情，有時自己正在處理家務，雖然不能停下來聆聽，但仍容許她向我訴說她所遇到的事，並在適當時作出回應，更不會在她講述的過程中打斷她的話，總的是要多聆聽她說話。

記者：您剛才分享了幾個重要心得，就是為人父母要以身作則、要懂得反思、接受人會犯錯、父母有錯的時候要勇於認錯，對孩子不放棄、關愛等，這樣應可令家人的溝通更融洽。

李太：是，雖然有時口說不想理她，但內心仍疼愛她。二女兒小的時候我太溺愛她，所以吸取之前的經驗，現在對最小這個女兒比較嚴格。

記者：以前與現在相比，在教養子女的方法上有何不同？

李太：以前不論對錯我都會堅持去做，丈夫更是這樣，只顧自己威嚴而不理會子女的感受，現在丈夫跟我都有所變，不會堅持自己的錯誤。以前因怕子女擔心而不會把自己的事告訴她們，現在很多事情都會與他們分享，然後等他們給予意見，無論這些意見我接受與否，都會先聽取子女的意見，父母都需要不斷學習。

我雖然遇到很多困難，但幸好一直有很多人幫我，只是以前不懂得尋求合適的幫助途徑。現在我較之前能處理與子女的關係，除了得到適當的輔導外，亦看了不少相關的書籍，學習了多種方法。我之所以接受此次訪問，是因為我認為可以將我的經歷向大家介紹，讓有需要的人看到可以快些尋求合適的協助。我之前走了不少彎路，過程中若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可能會發生無法想像的事情，我的家可能不成家。幸好丈夫及女兒都改變了，所以我的家可以繼續維持。我希望自己日後遇到困難時能得到協助，而自己亦希望能透過這個訪問幫助到別人。





要投入到他的世界 — 訪明仔媽咪

記者：感謝妳接受我們的訪問，與我們分享照顧子女的經歷，能介紹一下妳家庭的情況嗎？

明仔媽：你可以稱呼我明仔媽咪，我有一名兒子叫明仔，今年已廿二歲。

記者：他的情況如何呢？

明仔媽：明仔出生時因為嚴重缺氧，並出現痙攣，成為肢體痙攣的小孩。由於腦部嚴重缺氧，在他兩歲開始進入託兒所之後，便發覺他的學習能力稍遜於其他兒童。在明仔五歲時，他所就讀的教會學校有一名修女表示，他可能有羊癇，告訴我要小心，當時我並沒有放在心上。後來明仔接受預防針注射後出現發燒、抽筋現象，之後抽筋就經常出現，直至明仔十五歲之前，抽筋現象一直很嚴重。由於缺乏有關醫學常識，明仔每次有事發生都令我感到徬徨。

我感到把這個小孩養大真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對他的確“又愛又恨”，“恨”的是他給予我很多痛苦；“愛”的方面是他長大後，能感受到媽媽對他的關懷及愛護，覺得媽媽對他是永不放棄的。明仔常對我說他覺得自己很幸福，他對自己的不幸從沒有怨言，只會覺得無奈。事實上，明仔讀書要付出雙倍的努力，但他都不會放棄，他克服困難的毅力令我感到十分欣慰。

記者：明仔肢體有痙攣的情況，對於他讀書學習一定會有影響，妳如何幫他克服呢？

明仔媽：考慮到他學習上有困難，我們為明仔選擇了每班人數較少的公立學校就讀，並常與老師溝通，希望能在各方面給予他幫助。學校知道明仔有學習障礙，佈置抄寫作業時會較其他同學為少，若功課太多也可以豁免部分功課。

記者：現時他的學習表現如何？

明仔媽：明仔曾對我說：“媽媽我不是弱智而是弱能”。明仔現已完成高中教育並取得畢業證書，之前他更考上大學，但上大學時因他身體比人差，學習環境較難適應，同時在語言表達方面也不及他人，因而明仔與我商量後回澳門投考本地的大學，可惜未能考上。後來機緣巧合，獲人介紹到教青局的青年中心兼任圖書館管理員，兼職只佔半天，其餘時間他就協助家庭的小生意。明仔對現時的工作感到滿足。

記者：在照顧兒子過程中妳認為最難處理的有哪些問題？

明仔媽：最困難的就是照顧明仔的起居飲食。

記者：過程中有沒有得到其他人的幫助？

明仔媽：明仔在讀書期間曾獲就讀學校的老師及社工幫忙，我十分感謝。記得明仔出生時，我知道他有先天的不足，受到很大的打擊。現在他能取得這樣的成就，我感到很欣慰。





記者：由最初感到徬徨無助至現在的滿足，**記者：**您是如何轉變的？
你有哪些心得供大家分享？

明仔媽：心得就是永不放棄。為人父母，一定要做的，就是要給予子女無微不至的照顧。兒子讀書期間由於我要經常照顧他，所以學校稱我為“廿四孝媽咪”。但我覺得那時的付出是值得的，否則哪有今天的回報。明仔常感到自卑、無奈和力不從心，我經常鼓勵他：你亦有你的長處及優點，行行出狀元，你較某人還好呢。

記者：現時你與明仔的相處情況怎樣？

明仔媽：明仔年幼時什麼都聽從，但長大後，與他的溝通就較易出現問題，現時明仔也想學其他青少年一樣可以自由自在，但由於他的身體需特別照顧，所以仍需要管束，明仔有時都會問：我為何不能像其他的年青人一樣，為何很多事情都受媽媽管，例如打電腦都被管。他會表示不滿。

記者：那麼你用什麼方法令明仔與你溝通呢？

明仔媽：要投入到他的世界，投入年青人的世界，認同他說的話，幫他分析事物的對與錯，不要以成人的角度去說話，你的子女在哪個年齡段就使用適合該年齡的說話與他溝通，不要用自己的一套強加於子女身上。我與他傾談常以朋友般的關係進行，這樣雙方就較易溝通，在他滿二十歲時我就開始採用這樣的方式。

明仔媽：明仔長大後，我以往沿用的溝通方式一次又一次“碰釘”，常常令我很生氣。但細心想一想，再這樣下去只會兩敗俱傷。總結經驗後，我就嘗試改變與他溝通的方式，先認同他的觀點，再慢慢幫他分析，結果改變了彼此的關係。

記者：相信是因為您十分關心自己的兒子，能以同理心與他溝通，同時採用了恰當的策略才能改善彼此的關係？

明仔媽：這個小朋友是上天的賜予，父母都想生一個健康的子女，但既然子女有缺憾是不變的事實，就必須積極面對，並要盡父母的責任，做好父母的角色，要欣然接受現實。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故事，不要把傷痛埋於心內，要知道痛苦是會過去的，要釋放自己。我們不要經常擔心明天的問題，要著眼於目前要解決的事，盡自己本份處理好今日的事情，不要自怨自艾，要積極面對和迎接明天。





兒子是這樣改變的

—訪吳太

記者：吳太您好，能否首先請您介紹一下您家的情況呢。

話達一個星期，連應該給他零用錢了，他都堅持不提出。

吳太：我與丈夫經營批發生意，育有三名子女，三個子女較少出街，但經常一起玩，都在同一間學校讀書。

記者：那您怎麼辦？

記者：三個小朋友幾歲？

吳太：一個14，一個12，而另一個11歲。

記者：在管教及與三個小朋友溝通方面遇到過什麼困難嗎？

吳太：我們每星期需到內地購貨，所以陪伴子女的時間較少，有時會帶他們出外玩。我認為我自己管教得嚴，每次放學回家我會要求他們做功課，接續吃飯、洗澡、溫習，之後就寢，間中容許看電視，總的來說是管教得嚴些，經常只要求他們讀書。

吳太：我就問他的妹妹為何不理睬我，妹妹對我說可能因您不准許他玩電腦。那時他經常表現得煩躁、發脾氣，多次見他睡在廳外沙發，說自己睡眠不足、很疲倦、感覺很辛苦。最初我不以為然，認為他不可能睡眠不足。另外還發覺他行為方面的另一些改變，有一次我與他外出，因塞車步行回家，我遞東西給他，他卻立即彈開，表現得很抗拒，令我感到很傷心。

記者：對他們讀書你比較緊張，怕他們因成績不好而留班？

記者：您們如何處理呢？

吳太：我會看他們的手冊，若記錄反映他們有過失，我就會發脾氣責罵他們。

吳太：那時我傷心至哭，後來爸與我都有打他，他也答應以後不會重犯。但我覺得他的表現跟以前完全不同，有時反應遲緩，有時要求我帶他去看心理醫生，我反問他為何年紀小小要看心理醫生，他說只管去就行了，不要理原因。我只帶他去看一般醫生，並作身體檢查，想幫他查出身體不適的原因，後來又去看中醫，並服用中藥。但無論中、西醫，都無法查出他失眠的原因。

記者：他們有何反應？

記者：這有些令人擔心呢。

吳太：長子有時忘記帶上學用品，老師在手冊上寫下他的過失，我看到就會大聲責罵他，要求不要重犯。大兒子到了12歲開始有了改變，如果不給他玩電腦他就很憤怒，不出聲，曾有一次不與我講

吳太：是呀！一次他一人獨自留在家，他致電給我，說他感覺自己想跳樓，令他害怕，但他不會去做，我聽了之後十分害怕。他又對我說要看心理醫生，於是我就打電話給在山頂仁伯爵醫院任職的親戚，她告訴



我說要輪候很久才能就診。我擔心他因為睡眠不足引發幻覺而想自殺，於是致電明愛生命熱線，得到一名社工給他進行輔導。當時我很怕，也覺得奇怪，為何平時害羞的兒子竟會與陌生人溝通，並一面講一面流淚，他不想將談論的內容告訴我。

記者：看來輔導能幫助他釋放自己，接受輔導之前他會否把內心的不愉快事情向別人傾訴？

吳太：以前我曾問他有否遭同學欺負，怕他害怕不向我講，但他都答我沒有。現在他會向我反映以前同學如何欺負他，並寫了一些自己的感受給我看，我看了激動地大哭，心痛的是他原來過往受了許多苦，但沒有告訴我。

記者：他現在能夠告訴你這需要很大的勇氣，以前他沒有勇氣告訴你。

吳太：就是因為這樣他經常無法入睡，手心出汗，心跳得很快，不能專心讀書。

記者：經過一段時間的輔導，兒子的情況如何？

吳太：情況已有好轉，我亦放心很多。他現在可以外出走走，見到我表現得很開心，以前是會避開我的；他現在還與我一起去外面吃東西，心裏有開心或不開心的事情都會跟我講，不像以前只埋在心裏。

記者：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以往因為擔心跟你們講後被責罵，經過嘗試，現在情況就改變了，他知道家長不會責備他，家長是關心他的，於是他就會更加願意和敢於向家長表達。

吳太：是啊，除了這些，我們對他亦表示尊重，例如我們想去學校找他的同學，之前會徵詢他的意見，我們亦向學校反映，讓老師多留意及關心他，現在覺得他已經鬆了很多。

記者：經歷了這些事情，您有何感想？

吳太：要多謝曾幫助過他的輔導人員。





患自閉症的孩子也懂得溝通

—訪杰仔媽

記者：可否首先介紹一下您家庭的狀況？

杰仔媽：我一家四口，杰仔是第一胎，今年27歲，他有一個妹妹已25歲，妹妹已完成大學學業，在一間博企工作兩年多了。而杰仔日間在扶康會輔助就業中心工作，由於最近杰仔因小事與街坊鬧得不愉快，為了避免杰仔再騷擾街坊，所以，晚間他會在某復康中心接受夜間宿舍服務。

記者：剛才你提過杰仔比較特別，究竟他有何特別？

杰仔媽：杰仔小時候與其他小朋友並無分別，但到了一、兩歲時，發覺他仍不懂得說話，經過向有關部門求助，帶他到香港診治後，確診為自閉症兒童。當時想找專業人士協助，但走遍澳門並無找到相關的服務。幸好經由介紹入讀一間有教會背景的幼稚園，而妹妹亦與他一起入讀，當時我就教導妹妹要拖著哥哥上學，學校亦安排他們二人坐在一起。

記者：妹妹懂得照顧哥哥嗎？

杰仔媽：妹妹很懂事，很疼愛哥哥，在學校會主動幫哥哥的忙，如放書包、掛校襪。雖然家中老人家皆贊成杰仔入讀特殊教育學校，因為特教學校學生人數比較少，相信照顧會較好。但我總是希望他可以在一般的學校與其他小朋友一起學習及相處。

一年後，學校終於告訴我，幼兒中班的學習內容要按照正規課程的要求，不會再像幼兒低班那樣了，而杰仔與其他小朋友不同，喜愛四處奔跑，甚至搗亂，所以學校建議我們找專業人士輔導傑仔，學校不能再留他在原校升讀中班了。身為父母，我們當然希望杰仔可以在普通學校讀書，然而，杰仔畢竟是特殊生，所以，我們唯有接受現實，帶杰仔離開學校了。

記者：我知道你用不同的方法教導傑仔，你是如何去教導他的？

杰仔媽：我家做中藥的小生意，澳門社會當時未有為自閉症人士提供服務的機構，於是他離校後一直在店舖內與我相處。雖然傑仔完全不懂說話，但他領悟力很強，只要經他看過及聽過的事物，都能記在腦海內，例如：店內有切中藥的大鋸刀，他曾學習使用它，後來我只給他一把小型的鋸刀，他完全可以把一些中藥切好；能幫忙處理好店舖的清潔工作；甚至一些中藥材要放的位置他都能記得很清楚，他很多時候都會專心看我們工作，而且模仿去做。他特別喜歡一些藥物的包裝紙、盒，他會把它放在耳邊去聽，他歡喜聽某些聲音。

記者：你覺得與傑仔可以溝通嗎？

杰仔媽：杰仔日常表現得很活躍，但是很自我封閉，雖然這樣，我都堅持帶他接觸外間



世界。我認為要讓他不斷受挫折才能克服自己的不良行為，因此帶他到外面公眾場所吃飯或進行其他活動，很多時候因他的行為而遭別人責怪，有些人甚至出言侮辱。但我想，若不能捱過此難關，以後就不能勇敢面對生活。

記者：照顧自閉症兒童，有哪些須特別注意的地方嗎？

杰仔媽：身為家長，如果發現自己的小孩患有自閉症，從一開始就要忍心堅持去制止他的不適當的行為舉止，不可姑息，不然日子久了就更加難於教導。

我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平日要做生意，需要處理的事情很多，沒有太多時間去兼顧，必須從中選擇得失。我雖然經常幫助別人，但幫不了自己的兒子。若我放下所有工作而全職照顧兒子，可能成效會較好。因我不能經常看管著他，他就可以外出到處走，認識了澳門很多街道，並學會自行為自己及家中購置所需物品，自己去理髮等。但隨著社會的變遷，社會環境變得複雜，由於他還未學會與別人正常溝通的模式，日後恐怕會給他帶來危機。現時社會變遷急遽，杰仔過往購物時常到的商店的店員經常換人，新店員並不認識他，不瞭解他的情況，因此杰仔近期常與店員或商店內的客人發生衝突。社會上並不

是每個人都能接受他，所以杰仔在適應生活的過程中仍然遇到不少的問題。

記者：以往你比較花時間在照顧杰仔身上，而較少照顧妹妹，妹妹曾否對你心生怨言呢？

杰仔媽：有的，妹妹知道媽媽一方面要做生意，另一方面要照顧有特殊需要的哥哥，不過她埋怨我為何還經常出席家長組織的活動，卻很少花時間照顧她，她曾表示自己亦需要父母的關心。

我跟妹妹說，妳很能幹及懂事，而哥哥則需要較多照顧，妹妹要明白媽媽參加家長組織是為向政府爭取與我們情況相近的家長的福利，讓政府知道我們這些家長的需要，為我們設立相關機構去照顧像妳哥哥一樣有需要的人士。

記者：妹妹能理解嗎？

杰仔媽：妹妹仍覺得我們較少關心她，她曾埋怨父親在她讀書期間從未到校參與過家長活動，卻在哥哥讀書期間每天都接他放學。所以，妹妹在高中畢業學校舉行畢業禮時，很希望父親能出席。

當時我們感到困難，因為若我們二人都參加，就無人去照顧杰仔。於是我就請一位同樣有自閉子女的家長幫忙，在我們出席女兒畢業典禮的期間協助照顧杰仔。那天，妹妹表現得十分高興，她特別買了一束鮮花準備於畢業禮結束後與父母拍照留念。



但畢業禮剛結束，還未到操場拍照，我就接到那位照顧杰仔的家長的電話，她十分驚慌地告訴我杰仔不見了。就在這個時候，我看見杰仔從學校大門口飛奔進來，我摸不著頭腦，不知為何杰仔知道妹妹畢業，我們之前並無告訴他妹妹畢業的事。幸好剛在典禮結束時他才進入學校而又被我看見，當時他表現得很高興，於是我們一家人可以一起拍照留念，杰仔亦與妹妹一起拍照，這件事令他十分高興。

記者：經過廿七年照顧子女的經歷，你有何體會或經驗可與其他家長分享呢？

杰仔媽：杰仔在我家出生，他成為我們家的一員已成事實，身為父母應敢於面對這一事實，在自己能力可負擔之下給予他最好的照顧。

但在教養上亦不能縱容他，應該多聽取專業人士的意見。父母均疼愛自己的子女，若希望子女有好的發展，必須與就讀的學校和老師合作，與幫助他的特教機構合作，共同為這個小孩的健康發展而努力，使他可以不斷進步。

同時家長亦要多參與有關的講座，多參考有關的書籍，並與其他家長多作溝通，彼此交流教養子女的心得，瞭解更多，這樣才能讓自己心胸廣闊，並從多方掌握到更多教養子女的方法及技巧，以協助子女的生活過得更幸福。

